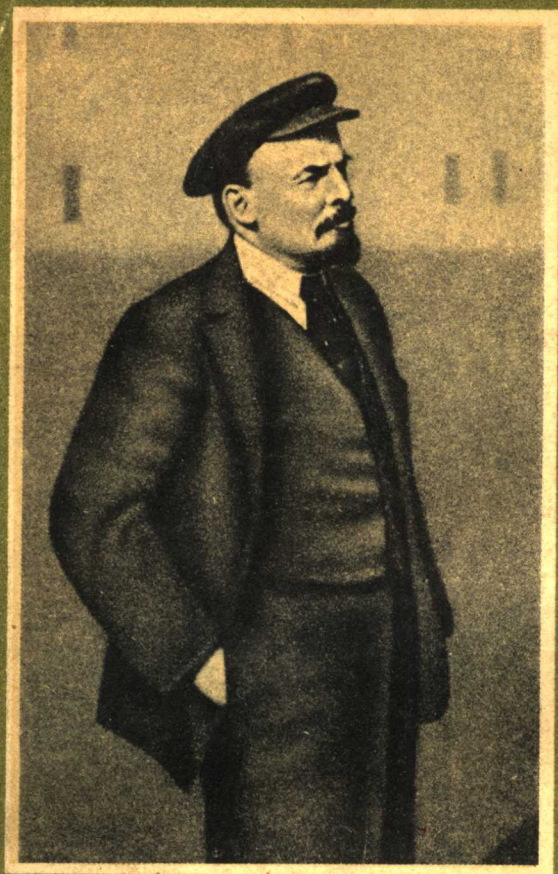




列宁生活片断

李·亞·福契耶娃著

11957

049
3151

列宁生活片断

李·亚·福契耶娃著

佟 术 译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60年·武汉

Фотиева Лияля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ИЗ ЖИЗНИ ЛЕНИ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59г.

根据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1959年版译出

列宁生活片断

李·亚·福契耶娃著

佟 术 译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frac{1}{32}$ ·6开 印张·122,000字

1959年3月第1版

196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统一书号:1106·6

定 价:(6)0.46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作者李季娅·亚历山大罗芙娜·福契耶娃曾經在弗·伊·列宁的领导下，在国外和苏联工作多年。她写过許多关于弗·伊·列宁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都先后发表在苏联各报刊上，也出版过单行本，选編在关于回忆列宁的文集中。

李·亚·福契耶娃所写的回忆录，都是一些文笔活潑、激动人心的关于弗·伊·列宁这位共产党的締造者和領袖、苏維埃社会主义国家組織者的故事。

此次出版的“列宁生活片断”，系根据1959年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的新版本譯出。新版本与1956年版比較起来，有很大不同之处。作者除将发表在1956年版中的“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晤”，“列宁是如何工作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列宁受伤(1918年8月30日)”和“列宁永生”等五篇回忆录作了若干修改和补充以外，新版本还增加了“列宁的工作日”，“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最初几个月的工作(1918年3月至8月)”，“鼓动家的列宁”，“回忆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3月)”等四篇回忆录。

作者簡介

“列宁生活片断”这本书的作者李季姪·亚历山大罗芙娜·福契耶娃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她曾经在弗·伊·列宁的亲自领导下，在国外和苏联工作多年。

李季姪·亚历山大罗芙娜·福契耶娃是1901年在彼得堡开始革命活动的，当时她在别斯都舍夫高级女校求学。她曾经因为参加革命活动和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多次被捕，在警察的监视下流放过，坐过牢。1904年，福契耶娃侨居国外。她在日内瓦时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布尔什维克派里工作，协助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同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进行秘密通讯联系。1905年，李季姪·亚历山大罗芙娜秘密地回到了彼得堡，在这里继续革命工作；她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在苏维埃政权初期的五年时间里，她在弗·伊·列宁的领导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国防委员会的秘书，同时还兼任弗·伊·列宁的秘书。

統一書號：1106·6

定 价：0.46 元

目 录

作者简介

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晤.....	1
列宁是如何工作的.....	23
列宁的工作日.....	58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	66
人民委员会在莫斯科最初几个月的工作(1918年3—8月)	81
列宁受伤(1918年8月30日)	96
鼓动家的列宁	104
列宁永生	112
回忆列宁(1922年12月—1923年3月).....	120

CAB 52/23

同列宁在日内瓦和巴黎的会晤

1904年初春，我受到7个月的监禁之后，“因为证据不足”，从彼尔姆斯基监狱释放出来了；和我一道在这里受到监禁的，还有我的兄弟和其他一些同志，他们都被控告属于彼尔姆斯基社会民主党组织；随后，我又立即投入了革命工作。但是，仅仅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再次被捕显然又不可避免了，于是彼尔姆斯基的同志便协助我逃往国外。我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到萨马拉去的秘密接头地点。在萨马拉，我弄到了一张去国境线上的小城苏瓦尔卡的介绍信，这是我们越出国境的地方。

越出国境时的情形，简直令人好笑，花掉了15个卢布，据向导告诉我，这其中大部分是由边防哨的头目拿去了，而在真正边界上站岗的小兵，却只能得到20个戈比的酒钱。我渡过了一条小河，可以说是只经过几分钟，就踏上了德国的领土。向导引我到一个小城果里达普，在这里，我找到了在苏瓦尔卡时，同志们告诉我的那个作裁缝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住址，在他那里过夜。第二天，我从他那里弄到了一张火车票，动身去柏林，然后转赴日内瓦。

我并不是一到日内瓦便立即会见了弗·伊·列宁的。我到指定的地址 Rue de Carouge 去，在那里找到了弗·德·潘奇——布鲁耶维奇，将他误认作是列宁，他随即作了自我介绍，并且对我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现在都不在日内瓦，可是他们很快便会来这里的。

弗·德·潘奇——布魯耶維奇很親切地接待我，建議我就在布爾什維克黨文件收發室工作，他是中央委員會任命領導這個收發室的。收發室也是設在 Rue de Carouge（就是我們所稱呼的“卡魯日基大街”）。我在這裡會見了弗·姆·維里奇金娜（潘奇·布魯耶維奇），莫·恩·略陀夫和他的妻子爾·普·芒澤里什達姆，以及弗·弗·伊林，勒柏辛斯基夫婦和其他許多布爾什維克黨的工作人員。這都是一些很好的同志，和他們來往，我不僅感到愉快，而且還覺得很有益處，因為這種來往可以幫助我分析當時政治僑居生活的那種複雜情況。

沒有來日內瓦以前，我對於布爾什維克與孟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的實質和範圍，還認識得不够清楚。但是，僅以我們過去所接觸到的很少一些事情，就已使我們傾向於布爾什維克這邊了。因此，我到日內瓦以後，與其說是完全由於理智，倒不如說是由於本能，我的整個同情都在布爾什維克這邊，所以我很快便加入了他們的隊伍。只是在日內瓦這個時候，當我貪婪地閱讀了黨的文件，特別是列寧的“進一步，退兩步”這部著作，和老同志們交談過情況之後，我才徹底地弄清楚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之間的意見分歧達到了何等深刻和不可調和的程度。

孟什維克在立場上缺乏思想原則性，既決定了他們在國外政治僑居時的行動路線，也決定了他們在俄國的行動路線。在一切報刊和各種會議上，他們總是千方百計地誹謗布爾什維克，責備列寧獨裁，罵他企圖將一切大權都獨攬在黨的手中，是拿破侖式的行為，簡直是罪大惡極；他們還一直欺騙俄國所有的黨組織；經常耍出各式各樣的花招，來破壞布爾什維克在日內瓦時所召開的一切會議，歪曲在會議上通過決議時所一致同意的結論，總之，他們老是在製造着永無休止的糾紛，製造着毫無意義的分裂性的爭吵，這些爭吵有時真是使人難以忍受。孟什維克阿諛逢迎每一

个来自俄国的工作人员，竭力把他们撮合到自己方面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甚至于不惜采取煽动的手法。

我在1904年夏天到达日内瓦以后，便立即置身于这种复杂、紧张和艰难的国外侨居生活的环境中。不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到日内瓦来了。同他们的会见对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的纯朴、通达情理都令人感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那种特殊的洞察力，真使人惊诧不已，他似乎看透了每一个人。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同各级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和其他一些布尔什维克组织保持着秘密通讯联系。她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争取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期间，每月收到的信件达到300封之多。她建议我协助她进行这件工作，我欣然同意了。

我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一起工作，很喜欢她。她是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总是那么沉着、安详、亲切，向来都是关怀人，随时都准备帮助每一个同志。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有着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充实的党的工作经验，在侨居国外时，她始终是在列宁的亲自领导和直接指示下，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用在同俄国党的各个秘密组织所作的艰巨而重要的通讯联系工作上。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在收到从俄国寄给列宁的无数信件和通讯以后，便向他详细地报告我们各个秘密组织的工作情况。她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好的助手，熟悉许多职业革命家，记得很多同志们的名字和绰号，善于正确地评价每个党的工作人员。

同俄国作通讯联系是一件非常艰巨而繁重的工作。它要经过几道手续：首先，应当将全部收到的信件予以分析，“复现”每一封信，译出信中的密写部分，再重抄一遍。接着，还要起草寄往俄国的回信，密写出其中最秘密的部分，用化学方法，将回信的全

文抄写在从内容上不会惹起暗探局怀疑的信件的字行之間，这种信件应当在事先便准备好，并且是用普通墨水写成的。有的时候，在收到的許多密写信件中，发现了不少錯誤，于是便不得不長時間地苦苦思索，把其中的内容完全弄清楚。有时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由于过去的信件遺失了，或者組織被破获，收到的信件是用看不懂的新密碼写成的，想要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内容，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有时，用“化学”方法写成的信件复現不出来，于是只得通过“邮政信箱”，請求再寄一封信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注意同俄国的通訊联系。信件一般地是由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以列宁的名义起草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时常亲自起草。其余一些技术性方面的工作，当我在日内瓦时，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就和我一道分头处理。

对于俄国所有党委会来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这些信件的意义是很难估量的。这些信件以总的领导来团結和联合各个委员会，俄国布尔什維克地下工作人員总是焦切地期待着这些信件，激动地閱讀它們。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也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起，创办了一个“邮政信箱”，在秘密工作的条件下，这种“邮政信箱”非常重要。它以簡洁的形式，仅仅只有收信人才能理解的詞句发出指令和提出建議，打听消息，告訴来信已經收到或者长久未接来信，某封信的密碼譯不出来，等等。在布尔什維克还没有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时（自1903年11月至1904年底），“邮政信箱”是无处刊登的，但自从“前进报”問世后，几乎在每一期上面都一再地出現了“邮政信箱”。有时，它們还占有很大篇幅。例如，在第9期的“前进报”上，“邮政信箱”便占去了29行。现举出刊登在1905年4月21日出版的第15期“前进报”上的一个小“邮政信箱”作例子：

“娜佳：信件复現不出来，写字的化学溶液太淡……。”

斯毕茨：写着決議的信件复現不出来。

科里亚：您順便寄来的信和通訊地址均已收到。

弗拉基米尔：来信收到了，謝謝。

敖德薩‘外省某地’：您的来信很有意思，請繼續来信。

T-P e：来信第1，2，3，4号均已收到。第2号和第3号均是双份。請再寄一份通訊地址来。

洛列：汇款和信件是否均已收到？

安东：来信收到。

F.S：第三个通訊地址很好。

反对‘火星报’的作者：我們表示感謝，但不必在报刊上公布，因为每件事情都使人滿意是不可能的。

C.C.Д：決議和信均已收到。

安东尼娜：来件我們已經收到。”

我每天清早就到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家里去，工作占去了一天的大部分時間。“伊里奇一家”当时都住在 Rue de David，或者象我們所說的，住在“达維德大街”。在一幢有两間臥室（每間各有一扇窗戶）和一間厨房的朴素住宅里，住着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和她的母亲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这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婆，她差不多从来也沒有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分开过，始終和她生活在一起，直到逝世时为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待她很好，她也很疼爱他。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家庭生活极为儉朴。伊丽莎白·瓦西里耶芙娜料理全部家务，买东西，作飯，收拾房間。她总是那么心平气和，有条不紊，非常关心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也时常从工作中挤出一些時間来帮助她。她經常对我說，料理这些家务，并不使她怎么劳累，这没有什么，使她劳累的，倒是要經常牵挂着这些家

务。

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诺夫娜和她的母亲住在一个房间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住在另一个房间里。两个房间的陈设都很俭朴，象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一样。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房间里，放着一张上面是棕制绷子的铁床，摆着一张不很大的桌子和两三把椅子。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就在这儿接见从俄国来的同志，和他们谈话，而工作则在 Société de lecture^① 社会图书馆，那里有很好的工作条件。他早晨到那里去，午餐时回来，然后又去那里，直到用晚饭时才回来。根据我的记忆，“伊里奇一家”是在下午四时午餐的。有时，我接受他们的盛意邀请，留在他们家中午餐，当工作特别忙时，甚至于还留在他们那里用晚饭。这些日子对于我来说，是特别珍贵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总是兴致勃勃，谈笑风生，逗弄伊丽莎白·瓦西里耶夫娜，若有其事地对她说，对于重婚者的最大惩罚，便是有两个岳母。不论是在午餐或者是在用晚饭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一向都不谈论工作，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从不挑来选去，好象随便吃什么都可以似的。

我陶醉在这个以高度的思想性，共同的精神要求，相互信任和尊敬为基础的家庭里的那种特别和谐的气氛里了。

我同大多数俄国政治侨民一样，多半都是在勒柏辛斯基夫妇办的食堂吃饭，从早到晚，这里都挤满了人。实际上，这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俱乐部。同志们都到这里来碰头，交谈新闻，争论问题，下棋，听报告。从俄国来的同志，首先都是到勒柏辛斯基夫妇办的食堂来的。这里有一架租来的钢琴，在晚会上，我们经常听到谢·依·古谢夫的歌唱和普·阿·克拉西科夫的提琴演奏。我给他们二人伴奏，有时自己也表演一只钢琴曲子。弗拉基米

① 即“講演协会”。——譯者注。

尔·伊里奇也常常到这里来。古謝夫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布尔什维克，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他是一个出色的男中音，很有音乐修养。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了他演唱的达尔戈梅斯基、盧賓施捷英、柴科夫斯基的浪漫曲后，頗为贊許。

在我所演奏的鋼琴曲子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最喜欢听貝多芬的激情奏鳴曲(作品第8号第13章，即“瑪娜姬·阿帕西昂娜塔”)。有一次，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听完这只奏鳴曲后，走来说：“您应当学习。”这句话使我很奇怪。“真的，能够学习嗎?!”我心里想道。年幼的时候，我对皮薩列夫的作品很感兴趣，在他的作品中，我讀到过这样的话：“有艺术教养的社会，那怕只有一个文盲，也会象一个手上带着金鐲赤身露体走来走去的野人”(这儿的引文全凭记忆)。这些话曾經对我产生过不可磨灭的印象。当我以优良成績升入我求学的音乐学院高年級学习时，我休学了，轉学到別斯都舍夫高級女校。可是，列宁——該是誰啊?!——忽然对我说：“您应当学习……。”但是我回到音乐上面来，却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克拉西科夫用提琴演奏的一些简单曲子——布拉克的“小夜曲”和拉法的“抒情独唱曲”，非常动听。普·阿·克拉西科夫是在莫斯科大逮捕之后，6月底到达日内瓦的，他只是由于偶然的机，才逃脱出来。我見到他时，他刚从車站走出来，和普·恩·勒柏辛斯基走在一起，提着一个小手提箱和一把装在套子里的小提琴。一个从暗探和宪兵魔爪下逃脱出来，又秘密地偷出国境的职业革命家，还随身携带一把小提琴，这使我感到很平常。克拉西科夫講述了很多关于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的趣聞(他是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关于俄国的工作情况，关于他出生和长大的西伯利亚的事情。他同孟什維克論战时，总是占住上风，能够抓住他們最軟弱之点，照准回击，他是一个聪明而机警的人，諷刺得

恰如其份。孟什維克那样仇視他，不是沒有原因的，他在党内有一个綽号，就叫“尖針”。

有一次，克拉西科夫要我組織一个有3—4个同志参加的小組，教給我們按照拟定的題目来写傳单和布告。参加这个小組的，除了我以外，还有我在基輔監獄的邻居薩妮婭·阿法娜西耶娃，当时日內瓦大学医学院的学生、1905年以后担任彼得格勒工人代表苏維埃秘書的瓦丽婭·卡薩特金娜等人。我們誰也沒有打算长此以往地在日內瓦住下去，而在俄国，能够写出一手好的傳单和布告是非常有用的，所以我們都乐意地接受了克拉西科夫的建議。但是我們的学习沒有繼續多久，因为这个天真的想法多少有些不切实际。

有时，我們整晚都是在朗多里德咖啡店度过的，那里为俄国政治侨民准备了一間小密室，有一个通向胡同的单独的門。晚上，我們圍坐在这里喝啤酒，暢談，爭論問題或者下棋。經常到“朗多里德”来的只有布尔什維克，至少我在这里一个孟什維克也沒有碰見過。我老是和古謝夫下棋，克拉西科夫就在旁边主演“捧場者”的角色，百般地打擾我們。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到这里来下一局棋。我和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兩人，也时常在这里消磨一两个小时。

瑪丽婭·伊里尼奇娜·烏里揚諾娃是在釋放出獄后不久，1904年9月中旬或者10月初到达日內瓦的。我們相識之后，很快就成了亲密之交，这种友誼一直保持到她逝世时为止。1905年，由于革命工作，我时常在彼得堡和她見面。十月革命以后，随着苏維埃政权迁移到莫斯科，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就住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住宅里；她很喜爱他，是他的亲密朋友。在这些年代里，我們每天都要見面。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告訴我說，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关心她。天气坏的时候，他总要看她是不是穿

了套鞋；假如看見她有些疲倦，就問她是不是“过度劳累”了。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宮里面的庭院里，我碰見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瑪丽婭·伊里尼奇娜一起散步。我和瑪丽婭·伊里尼奇娜曾惡作劇地打過一次雪仗。這場愉快的遊戲，一直玩到我快要用雪塞滿瑪丽婭·伊里尼奇娜的衣領时才停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近她，关心地拍掉了她衣服上的雪塊，使它不致融化在她的衣領里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害病期間，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一起，寸步也沒有离开过他，直到他逝世为止。一个对党无限忠誠，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生命的女职业革命家，她可說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937年6月初，瑪丽婭·伊里尼奇娜突然害起重病，并且一病不起，终于在6月13日离开人世了。

我和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她在党內的綽号叫“小熊”)經常騎脚踏車到日內瓦近郊去游玩，有时，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和我們一起去。有一天傍晚，我們三人在城外田野上一条窄窄的小路上馳行，小路两旁滿布着淺水沟。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走在前面，我跟着他，瑪丽婭·伊里尼奇娜在最后。小路是順着斜坡蜿蜒而下的。我还是剛学会騎脚踏車，不知道后車輪还有刹机，而前車輪的刹机又坏了，因此不能控制脚踏車，它愈来愈快地赶上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随着我的“撞車了”的喊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回过回头来，发现很危險，便将車子轉向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順利地跳下車来，可是車子却摔在沟中，碰坏了——車盘碰歪了——已不可能再騎車行走。我沒有听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只言片語的責备或是惋惜，因此使我更加害臊和懊悔，为什么要惊惶失措，沒有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之前，便想到把車子轉向沟中。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和我愉快地开着玩笑，將我們引到一条离教堂不远的长凳上坐下，听着从什么地方傳来的风琴声音。

在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听完了音乐，我们就扶着脚踏車，步行返回城里。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喜欢骑脚踏車到城郊去作这种旅行，他大多是同娜捷施达·康士坦丁諾夫娜一起去的，这些旅行对于他来说，是在和孟什維克的关系日益尖锐，因而造成了那种脑力紧张情况后的某种程度上的休息。

普·恩·勒柏辛斯基的一些著名漫画，曾经暂时地使这种脑力紧张缓和了一些。在6月份出版的孟什維克的“火星报”上，刊登了馬尔托夫的“究竟是前进还是后退”一文，这是反对列宁的著作“进一步，退两步”的。馬尔托夫宣布說列宁已经是一个在政治上僵死了的人，因此他还給这篇文章加了一个副标题：“以此代替墓前祭辞。”普·恩·勒柏辛斯基的最好漫画之一“給猫子哭葬的老鼠”，就是对这篇“墓前祭辞”的回击。普·恩·勒柏辛斯基画中各个老鼠的样子，几乎都和馬尔托夫·达恩·勃得列索夫等这些臭名远扬的孟什維克的长相相同。漫画的文字说明成功地引用了茹科夫斯基在一篇故事结尾时的話：“青蛙和老鼠的战斗。”这幅画曾在日内瓦广泛流傳。它的文字说明中的个别句子，大家都众口傳誦，这使布尔什維克发出了高兴的嘲笑，但也使孟什維克恼怒。这幅漫画用嘲笑击中了孟什維克。对于这一致命武器，孟什維克即使想要反对，也是无能为力的。

在当时的紧张环境中，布尔什維克沒有自己出版的报纸，愈来愈感到困难。7月，由于逮捕了几个中央委員，中央委员会就叛变了，沒有被逮捕的中央委員站在調和主义的立場，擅自补选了三个調和分子到中央委员会里来，并且发表声明（即刊登在1904年8月25日第72号“火星报”上的所謂“七月宣言”），主張同孟什維克調和，坚决反对召开党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和为大会展开宣傳。同时，列宁作为国外的中央委员会的主席，又被解除了他所担负